

记芬陀利室所藏《王渔洋柳洲诗话图》卷

顾 洪

芬陀利室是先祖父顾柏年先生在苏州专门收藏金石书画之所。《王渔洋柳洲诗话图》为先父顾颉刚先生于1926年12月在泉州所得的一幅王士禛与三位友人的论诗图卷。由涑水王□所绘，作于顺治十四年丁酉（1657）。当时家父正在厦门大学执教。自泉州回厦门，文化名人陈衍、蔡元培、吴梅等人以及厦门大学、中山大学两校同人见之，纷纷题记。1929年（己巳）秋，由先祖父携归苏州重新装裱，保存至今。此图不仅是清代早期的珍贵画卷，而且又多了一层具有近代意义的文物价值。

王士禛（1634—1711），字貽上，号阮亭，又号渔洋山人，山东新城人。为清代诗坛大家。顺治十四年二十四岁时，与众多名士会饮于济南明湖，赋秋柳诗四章，一时和者数十人；三年后赴任扬州，诗传大江南北，和者达数百人，于是秋柳诗遂成艺苑口实。（见《渔洋自撰年谱》）《柳洲诗话图》表现的就是这段故事。此图经历二百多年，虽本幅损蚀数处，但基本完好。画面中心为四人围坐明湖秋柳之下畅谈，其中一人手执麈尾，一人手握书卷。右边有两书童背琴捧卷侍立。图左下方属款“顺治丁酉秋七月涑水〔王〕□。”（方括号原做缺字框，文字是笔者根据本图题记及有关书籍所补，下同。）本图士禛录诗如下（原件小字处，均以括弧括起）：

〔顺〕治丁酉秋，予客济南，诸名士云集明湖，一日会饮水

面亭，亭下杨柳百十〔馀〕〔株〕，〔披〕〔拂〕〔水〕〔际〕，叶始微黄，乍染秋色，若有摇落之态，予怅然有感。昔江南王子，感落叶以〔兴〕〔悲〕；〔金〕〔城〕〔司〕马，攀长条而陨涕。僕本恨人，性多慷慨，寄情杨柳，同小雅之僕夫，致托悲秋，望〔湘〕臯之远者，偶成四什，以示同人。未几橘李曹子溶、秀水朱子锡鬯先后寄遥和之作，□□陈伯玘叹赏不置，好事者遂属泝水宗老绘成柳洲诗话图见示，并欲予书诗于其上，会予奉扬州司李之命，急束装赴程，又性不奈小楷，强应以答二三君子意，然□□予行半日矣。仿之东坡居士书赤壁赋于雪堂以为留别，几何不令潘邠老昆季笑人也。

秋来何处最销魂，残照西风白下门。他日差池春燕影，祇今憔悴晚烟痕。愁生陌〔上〕〔黄〕驄曲，梦〔远〕江南乌夜村。莫听临风三弄笛，玉关哀怨总难论。

娟娟凉露欲为霜，万缕千条拂玉塘。浦里青荷中妇镜，江干黄竹女儿箱。空怜板渚隋堤水，不见琅琊大道王。（借用乐府语桓宣武曾为琅琊。”若过洛阳风景地，含情〔重〕问永丰坊。东风作絮糝春衣，太息萧条景物非。扶荔宫中花事尽，灵和殿里昔人稀。相逢南雁皆愁侣，好语西乌莫夜飞。往日风流问枚叔，梁园回首素心〔违〕。（严子沆称予此诗风调凄清，如朔鸿关笛，易引羁愁。）

〔桃〕根桃叶镇相怜，眺尽平芜欲化烟。秋色〔向〕人犹旖旎，春闺曾与致缠绵。新愁帝子悲今日，旧事公孙忆往年。记否青门珠络鼓，松枝相映夕阳边。

和王司理秋柳之作 秋岳居士洁躬曹溶

霸陵原上百花残，堤树无枝感万端。扳〔攀〕（曹溶《静惕堂诗集》作“攀”。）折竟随宾御尽，萧疏转觉〔道〕〔途〕〔寒〕。月斜楼角藏乌起，霜落河桥驻马看。正值使

臣归去日，西风别酒望长安。

同和 竹垞朱彝尊锡鬯

回首秦川落照残，西风远影对嶙峋。城头霜月从今白，笛里关山祇自寒。故国尚怜吴苑在，行人只向灞陵看。春来已是伤心树，犹记青青送玉鞍。

陈伯玘曰，元倡如初写黄庭，恰到好处，诸名士和作如曹朱两先生者盖少也 贻上书于北渚亭（铃朱文篆书“余亦澹荡人”印一方）

近代题记者从1926年冬陈衍起，至1929年8月顾柏年止，共十九人。由于先父于1927年4月移居广州中山大学，故题记地点先厦门，后广州。现依次记录于下（小字用括弧括起。题记中缺讹之处依自注改在“（）”内，置原字后。题前姓名、身份为笔者所加。）：

陈衍（石遗。诗人，厦大教授）：

藉甚当年四首诗，何如传唱冶春词。明湖风物差依旧，太息邗沟竟增祠。（扬州王文简祠废改徐宝山祠，以小堂别祀文简。）江南与汝干何事，写得愁心尔许深。谁敢郑笺笺锦瑟，故王遗老总销沈。朝衫戴笠旧风神，原是销魂绝代身。绿鬓朱颜我能识，手持麈尾第三人。 柔兆摄提格冬月侯官陈衍题

郝立权（曷衡。厦大同事）：

游蕤非隐沦，考览滋所欲。唯君无俗情，访古得牙轴。开函一索览，辉光忽在目。水木湛清华，葦苹晶幽馥。澹漱生虚明，柔条依旧绿。下有古诗人，促坐言欵曲。挥麈邀清风，商歌散贞朴。岁（往）亦既久，遗翰在短幅。流观迭去来，守此亦云独。（岁下脱往字）射陵郝立权拜题

丁山（厦大同事）：

座中谁是文章伯，拂麈敲诗澹荡人。岂有瑰姿终落拓，青霜醉后看摇春。何苦新词悼折枝，风流自有寂寥时。依依青琐犹能说，岂独南朝手不垂。落木萧萧树树烟，开图我亦忆当年。素心人去秋城寂，愁说明湖七二泉。 丁山

马叙伦（北大教授）：

吾爱多闻顾颉刚，寻风问俗日徬徨。泉州为野事搜罗徧，餘兴从容到墨香。（颉刚以调查风俗至泉州得此。）邂逅来披秋柳诗，图中省识旧分司。可怜一代斫轮手，今日鸡林未必知。

十六年二月观于厦门偶题马叙伦

蔡元培（蔡、马二先生于1926年12月自宁波到福州，1927年1月31日到厦门，见高平叔编《蔡元培年谱》）：此卷当年擅三绝，蚀餘美意犹烂然。诗中本事图中相，未许先生付等閒。

此卷自是美术品，而既落考古家顾颉刚先生之手，必能特别引起考证之兴趣，而属题词，爰揭斯旨。 民国十六年二月十七日暂寓厦门之蔡元培

容肇祖（元胎。厦大同事）：

无端风雨，做就一番秋色。杨柳依依，可能把嘉会延长，去人留得？妒雨愁风催人去，何必攀条执柳，始知将别。去去何堪惜？也无须逸句新词，颂扬佳丽；也无须赠车赠言，共伤离索。剩水残山深意度，愿不因人，愿开广厦，也愿十年树木。此际披图，省识春风，想彼辈历史中人，已成古物。要是英雄真学问，翻目无偶象，翻转陈陈旧辙；更何羨骚人墨客？将去也，各努力。

与颉刚先生在厦门大学，共处四月。今年二月十四日，与颉刚先生同随子民先生游漳州，十六日回厦，始知厦大国学研究院停办。十八日，展视此卷，颉刚先生属题，漫作此词，不依古调韵，并以志别。民国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容肇祖

并记于厦门大学之博学楼

毛常（夷庚。厦大同事）：

藕叶渐稀，篱花未绽，难将息一襟幽怨。正明湖清映，千条锦线向人缱绻。漫溯义熙，诗情百转，且留得丹青一卷。抚清尊闲坐，病叶暗换斜阳一片。

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毛常敬题

顾颉刚：

去年十二月，予偕万里游泉州，得此卷于郡中潘氏。归示同人，均见称赏。时石遗先生适来厦门，持请题诗，慨然见允。今岁蔡马两先生自福州来，又承宠以篇什，予民先生并望我考索诗中本事。按石遗先生诗有“谁敢郑笺笺锦瑟，故王遗老总销沈”之语；毛夷庚先生“锦帐昏”一阙亦谓“漫溯义熙，诗情百转”、“暗换斜阳一片，”均意其情殷故国。循诵原诗，如“扶荔宫中花事尽，灵和殿里昔人稀”、“新愁帝子悲今日，旧事公孙忆往年，”皆甚显露；竹垞和诗亦有“故国尚怜吴苑在”之句。盖流涕于铜驼，感怀于麦秀，诚当时应有之情也。客闽无书可检，仅从柴氏《梵天庐丛录》中翻得一则，具录于下：“渔洋秋柳诗曾触禁令，乾隆丁未春，礼部尚书某持摭渔洋及朱竹垞，查他山三家诗，并吴茵次长短句内语疵，奏请毁禁，事下枢廷集议，请将《曝书亭集》寿李清七言古诗一首，事在禁前，照例抽毁。其渔洋秋柳七律，他山宫草绝句，又茵次词语意，均无违碍，奏上报可，是渔洋亦几为庄廷鑑等之续也。近人有作秋柳诗考证者，摭摭清初各事，分注每句之下，附会牵强，当非渔洋本意，亦以此诗曾有人奏禁，故劳神作注，以耸艺苑听闻也。又吾郡陈钧堂有秋柳诗汇之辑，搜集渔洋原作并诸人和什以成书，凡四卷，不知此书尚有旧本否。”颉刚案柴氏为慈谿人，秋柳诗汇或不难于浙中求得之也。 民国十

六年二月廿二日顾颉刚记于兼爱楼

黄仲琴（中大同事）：

院体流传岁屡更，渔洋秋柳自声名。诗中不管含谁刺，初写黄庭是定评。历下当年偶驻车，古亭疏柳日斜初。披图仿佛风犹昨，安得吾庐此读书。 顾刚先生雅嘱

岑东黄仲琴题

吴梅（瞿安。北大教授）：

秋柳难寻本事诗，妥娘遗恨亦传疑。白门何与明湖事，故国频居有所思。（用杜丁卯句）

顾刚先生两政 弟吴梅未是草时同客广州

真见琅琊大道王，故家文物散缣缃。韶年耆旧编新录，我亦同心望辟疆。（子民属顾刚考订秋柳诗本事，我亦云然。意有未尽，再成一绝。）

顾刚先生再政 十六年十一月朔霜厓手稿伍倬（叔傥。中大同事）：桓温昔种柳，依依汉南春。江潭一摇落，抚已叹何深。衰

（枯）荣有常理，华繁宁久耽（妍）。不信贤达情，千载乃相回。明湖感秋气，寥亮遂兴文。一为销魂咏，四坐咸悲辛。风流吁已往，旧迹亦久湮。开图存畴（远）昔，潇洒想伊人。江山自辽落，衰树尚沉沉。九原傥可作，望古意弥敦。（枯荣误衰荣，远昔误畴昔，妍误耽） 瑞安伍倬敬题

余永梁（中大同事）：

哀乐平生费细论，秋风摇落绿杨村。疏条冉冉明湖照，犹是销魂白下门。初写黄庭绝韦编，胜朝遗事总潜然。拂尘指点风神在，太息披图二百年。 十七年四月忠县余永梁敬题

钟敬文（中大同事）：

小集名湖夕照边，残条哀思共缠绵。赋成恰好黄庭作，惨绿谁怜最少年。也宜春意也宜秋，莫话诗心祇爱愁。记否销魂绝妙语，绿杨城郭是扬州。 十年池北供心香，今日披图

意黯伤。零落旧词愁忆得，乱蝉斜日笛声凉。（乱蝉斜日客兴悲及笛里苍凉白苧词，皆予昔年效渔洋咏秋柳句也）。

民国十七年春 陆安钟敬文敬题。

戴传贤（季陶。中大校长）：

据于礼成于乐依于仁游于艺，文化体用如斯而已。余不通艺术而甚受之，且深慨乎中国文化之衰落与艺术之颓败，愿国人共起振兴之。

民国十七年五月国耻纪念日于中山大学戴传贤拜观敬志

李履庵（中大學生）：

乐府曾闻唱柳枝，世凉不及钱山词。（伍钱山烈皇哀词有北望故宫柳，龙髯拂条哀句。）我末展卷独称绝，拜倒渔洋四首诗。明湖社事最销魂，况复披图见此君。当日兰亭初拓本，至今议论尚纷纷。叹息西风已暮秋，如丝飞絮系人愁。诗声纸上能呼出，一幅吴缣属柳洲。吾爱先生能考古，泉州得自故侯家。萧条异代人同感，流落天边海一涯。

学生李履庵

魏应麒（厦大国学院研究生）：

残蝉古树西风急，旧事健康不忍谈。流水无情花落尽，伤心尚有影梅庵。新词感喟托微言，板渚隋堤已断魂。我更增多今日慨，画中人样久墟门。萝薜莓苔认废祠，棲鸦萧瑟不胜悲。晓风残月今犹昔，无复新声唱柳枝。一瓣心香久失传，末流纤弱苦芊绵。谈龙集与仓山集，分道扬镳各百年。

顾师尊命题柳洲诗话图，草此塞责，即请双政 古闽魏应麒时客粤中

古直（层冰。中大教授）：

王郎濯濯易销魂，残照西风泪已吞。一勺明湖清浅水，披图忽怆死雍门。（此次日兵犯济南，交涉员蔡分时死之）

颌刚先生属题 民国十七年九夏 古直

郭笃士（中大学生）：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一声杜宇水边魂。南朝多少伤心事，鸚鵡
前头不敢言。题渔洋山人秋柳诗真迹磨

颉刚夫子雅令揭阳郭笃士时戊辰 岁莫集句

顾柏年（子虬。题于苏州）：

渔洋丁酉诗自序曰：丁酉春，济南诸州邑苦旱，其夏秋又苦雨潦，予端居多忧，篇什少减。八月在明湖与诸公文讌于北渚之亭，时水始波，凉风初起，亭下杨柳渐就黄落，偶有兰成枯树之感，赋诗四章，一时和者几遍海内，为近今词流美谭，然蕉萃摇落殆成诗讖。今居广陵，回忆曩事，才如旦暮，为之慨然叹息云云。按是图作于顺治十四年丁酉，翌年戊戌射策成进士，越二年庚子三月始赴扬州司理任，此图自序谓束装时所书，则诗成于丁酉，序成于庚子。图中人物树石，点缀煊染，秀雅绝伦，但识为涑水宗老所绘，而其名翳如，惜哉。渔洋书世不多见，得此始得一认庐山之真面，尝鼎一脔，探龙一爪，弥足珍贵。至其诗缠绵悱恻，一往情深。屈悔翁《弱水集》秋柳诗解谓四章皆寄刺南渡之亡，诚不免胶柱之见。管樞山诗云，诗无达诂，最宜，详咏物怀人取短章穿凿一篇。秋柳注儿因耳食祸渔洋，正指屈悔翁诗解而言。渔洋家世鼎纲，触景念旧，不无麦秀黍离之感，丁酉诗自序固已流露于字里行间，特语意含蓄，可于言外求之，若一一泥以迹象，转失诗旨矣。综诗书画而论，可称三绝，为渔洋诗史中一段故实。倘以历史眼光观之，即谓明清遞嬗之际骚人逸士借以发抑鬱幽怨之思亦无不可。 己巳八月芥

它利室主顾柏年跋

先祖父跋谓秋柳诗“诗成于丁酉，序成于庚子”，但据《渔洋山人诗集》（王氏生前编订）载秋柳诗，其序谓：“昔江南王子，感落叶以兴悲；金城司马，攀长条而陨涕。僕本恨人，性多感

慨，寄情杨柳，同小雅之僕夫，致托悲秋，望湘皋之远者，偶成四什，以示同人，为我和之。丁酉秋日北诸亭书。”以与图中之序文相校，“性多感慨”作“慷慨”，“为我和之”以下图序无。可知王氏题写图序时，将原序稍作改动，又连缀前后成文，并非全为庚子所作。

此图之所以得于福建，谈谈个人一点浅见。图中秋柳诗第三章后有小字：“严子沆称予此诗风调凄清，如朔鸿关笛，易引羁愁。”汪琬《说铃》亦记此事：“严给事沆称此诗风调凄清，如朔鸿关笛，易引羁愁。读之良然。”两段文字除前后稍有不同外，评语部分一字不差。惠栋作《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》，将汪文全部录入。而王氏生前所编《渔洋诗集》以及后来其它各家注本，均未录严氏评语，知惠氏参考书目之广。同时可以想见，王汪二人交往甚密，汪氏曾见此图，故能照录严沆评语入《说铃》。这一推想不无根据。《渔洋诗集》汪序谓：“予友王子貽上，齐人也。工为诗，又博雅好古。习知六艺之文。往在京师时，数相往还。”又侯官林佶编辑并手写刻本《渔洋山人精华录》（收入《四部丛刊》）的序文中说：“佶游吴，学于尧峰汪先生，每称诗辄首服先生。”即可证明。林佶在王氏晚年为之编选诗集。序中还说：“先生迁大司寇，政事纷还，方抱疾不暇休，乃出盛、曹二君子所撰《精华录》以付佶，更订次之。……佶以末学晚进，来至京师，与于洒扫应对。……”正因此，林氏得见第一手材料，这一图卷当在其列。推想此图后由林氏携归故里，并一直流传于闽域，先父能在泉州购得，就不足为怪了。

1991年10月稿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）